

修訂完二〇二五年《書店日曆》上一年的日記，居然有六萬字。從頭到尾讀下來，很感慨，原來我的日常生活是這樣子的，這麼瑣碎、平常、雞毛蒜皮、無足輕重，而當這些細節被寫在紙上，集中在一起，呈現出來卻是個立體的、鮮活的、偶爾很情緒化、不時自我懷疑的一名普通讀書人的真實生活。

二〇二五年元旦，甲辰臘月初二，打開一本自己做的黑色封面《書店日曆》，寫下第一條日記：二〇二五年，新的一年從閱讀開始，第一本讀了台灣學者黃真重的《居鄉懷國：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》，講述低層士人劉宰去職歸鄉後的作為和實踐，好看。

沒想到，接下來一天又一天，就這樣被一一記錄在日曆中，以文字的形式「重構」了自己的日常，當然，我的生活實際上要平常得多，但每天被壓縮成這一二百字，就顯得很具體，甚至「豐富」，重新回味，這短短一二百字，又有了別樣的溫度。

作為一名無業的所謂「職業讀書人」，記錄日常的讀書和文化生活是日記的主體，回看一年的記錄，讀了大概一百本書，出版了一本小書和一本日曆，並因此參與了很多線下活動。

儘管大多數時候都在家讀書、寫作或畫畫，但偶爾訪友、旅行和飯局為庸常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和色彩。春節回到內子老家邯鄲過年，順便周邊訪古尋墓，埋下一年的閱讀坐標，讀了很多東魏北齊及其相關墓誌書；也因《在書中小站片刻》三集和《書店日曆》出版，先後去了濟南、常州、武漢、溫州、深圳等地叫賣、遊玩。

許是到一定歲數了，如今越來越喜歡和長者聊天，這一年沒少拜訪長者，老人們講述的平常往事，樸實的言語間有着溫厚的穿透力，比書本真實、平常，卻讓人信服。

# 為什麼記錄日常生活？

綠 茶

「20250429 乙巳四月初二：溫州大學孫良好兄來京探望師長，陪同拜望謝冕先生。謝老今年九十三，和九十一的老伴相依自主生活，二老除了「耳背」，健康狀況極好，聲如洪鐘，思維活躍，從不體檢，食不忌口，筆耕不輟，旅行不停。近年更是新作不斷。獲贈新作《為今天乾杯》。聊起某年『強畫』謝老書房，引來謝老寫《亂書房記》刊於《中華讀書報》。如今，謝老找人題寫並刻章，正式命名自己書房為：亂書房。」

「20250712 乙巳六月十八：拜訪趙珩先生，又一年多沒見了，上回拜訪留下一把空白扇面，趙先生去年暑假已寫扇面，發來微信讓取，當時我正在英國旅行，回來後進入孩子上學軌道，各種手忙腳亂，一拖就是一年。趙老七十多了，身體康健，精神煥發，家裏每日訪客無數，忙得不亦樂乎。獲贈趙老新作《五十小物》，三聯版，很精美。同時帶去《舊時風物》《穀外譚屑》《逝者如斯》等數本舊作，趙老一一上款。神聊一上午，如沐春風。」

當然，我們也不得不面對老者陸續仙逝和朋友英年早逝，生命的無常也是生活的日常。

「20250611 乙巳五月十六：驚聞蘇州文學山房舊書店江澄波先生仙逝，享年一百歲。江老走得安詳，善終，他這一生是豐富而安詳的，有人言：他的離去是中國傳統舊書店的落幕。我每次去蘇州都去看看江老，和他聊聊天，出了新書也會寄給江老，他也多次當了書模。也拜讀多部江老著作，還畫了一張『文學山房舊書店』，在我心中，江老就是『書神』，如今，『書神』走了，以後去蘇州，再也見不到守候在書店門口的『書神』了。」

「20250707 乙巳六月十三：驚聞傅國涌先生突發心梗今晨辭世，痛惜，才59歲，正是學者創作的黃金時期，儘管傅先生已著作等身。他是真正意義上的民間獨立學者，有着自

己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傳作景觀，這些年更專注於中小學歷史、文化啟蒙教育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。『雁蕩之子』一路走好，您留下的作品會成為一代代讀者的精神營養，您啟蒙過的孩子們會把您的精神傳承下去，因為您為他們開了一扇窗，就像您朋友圈最後一條：開窗。」

每次旅行，坐高鐵穿行北中國平原時，久久凝望窗外，田野上一個又一個小墳包，不免讓人聯想那些土包下的人生故事。北方平原，都是「入土為安」，我南方老家，則是「送上山」。人的歸宿，最終就是「上山入地」，古往今來，恆久如此。

「20250129 乙巳正月初一 春節：大年初一，開了一小時車，去到邯鄲肥鄉『平原君趙勝墓』。趙國平原君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、齊國孟嘗君田文、楚國春申君黃歇並稱為『戰國四公子』。平原君幾度出任相國，在趙國政務中發揮重要作用，並使趙國在複雜的戰國格局中保持住有利地位。好結交遊俠儒士，門下食客曾高達上千人。趙勝墓位於邯鄲肥鄉區元固鄉索家寨村，離城區四五公里，周邊均為農田。墓旁建有『西屯莊泰山廟』，供奉泰山奶奶『碧霞元君』。大年初一，來給平原君上香的人絡繹不絕。」

「20250130 乙巳正月初二：大年初二下午，去心心念好久的磁縣『北朝考古博物館』，館內以北齊高洋墓和茹茹公主墓出土文物為主，但已足夠驚人了，一排排精美的皇室隨葬陶俑和茹茹公主的金冠飾，陶駱駝，薩滿巫師俑等，件件精彩，最讓人驚喜的是茹茹公主墓誌。磁縣有龐大的『北朝墓群』，已知有一百多座東魏、北齊皇家墓地。從北朝館出來，去了蘭陵王高肅

墓和東魏唯一的皇帝元善見的『孝靜陵』。磁縣真乃北朝歷史、文化寶藏之地也！」

由於寫了日記，感覺一天天的日子特別具體，特別有回想，有時候回頭去看看，有些驚喜有些感嘆。想着人生已過半百，才有此心境，過去那些沒留下記錄的日子也就很難回望和想起了，有些遺憾，但也不可惜，畢竟自己這麼平凡的人生，本也淡如水，沒什麼值得記錄的。從現在開始記錄往後的一些點滴，也是有生之年重要的意義。

「20251231 乙巳十一月十二：《書店日曆》陪伴了一年，記完最後一天，這一年雖然碌碌而過，但有了這本六萬多字的日記，也算有一點點收穫。二〇二六年《書店日曆》已在案頭，明天開啟，自己做的日曆如果自己都不用來記日記，還能指望別人用嗎？好在真有書友發來他用日曆記的全年日記，真欣慰也。最後一天讀畢老友潘采夫的《少年讀金庸》，如今的少年應該少有讀金庸者，慶幸我們少年時遇到金庸，讀了金庸，以至於至今保有對閱讀的興趣，對俠義世界的嚮往，這是對當下無趣生活的一種撫慰。」



▲作者在《書店日曆》上記日記。

作者供圖

## 泡薑泡椒與川菜



柳絮紛飛  
小冰

提及川菜佐料的靈魂是什麼時，有人說花椒，有人說郫縣豆瓣。「未見得！」我說。「這話怎麼講？」「我看是泡薑泡海椒。」

我在香港用泡薑泡椒做菜，不僅是解鄉愁，那是過日子，四川人的酸辣味，就是獨到。但是在海外的川菜館，十有八九只用郫縣豆瓣和花椒。如果在海外餐廳吃一盤炒雞雜，且不说好吃不好吃，一定覺得不對勁兒。為什麼？因為沒有用泡薑泡椒。不是不用，是沒有，我幾乎沒有吃過海外川菜館用泡薑泡椒烹製的菜餚。

當然，郫縣豆瓣和花椒對川菜的貢獻也是卓越的。四川人吃辣名聲在外，雖然不是道道川菜都是辣味，但是辣的居多。你若在成都的餐廳吃一碗麵條，如果不想吃辣就得先說「不要海椒」，若不說，後果自負。有一次回成都我就忘了說，一碗排骨麵端來，量大，紅的湯紅的料，賣相非常好。久違了的色彩，我畏懼了，隨口問出一句「這麼辣」？此話顯然不受聽，老闆娘沒好氣地回道：「你沒有說『不要辣』的嘛。」

對，我沒有說不要辣，那就是要辣，就像在國外買飲料，你若不說「without ice（不要冰）」，那就一定帶冰塊。那年我在波士頓生下小女兒，護士問我想喝點什麼，我說蘋果汁，她就一半果汁一半冰塊地端來一杯。誰叫我忘了說不要冰呢？他們過日子就那樣，凡是飲料都加冰。如若在中國，那位護士被投訴虐待產婦也是可能的。

四川酸辣粉一定要說說。酸辣粉店的門板通常是全開的，兩口大鍋擺放門口，白花花的湯汁在鍋裏翻騰，豬骨和雞骨湯裏有肥腸節子。鍋邊的案板上擺着醬油、醋、蔥花、香菜、紅油、花椒油等。食客只需一聲「肥腸粉，中號一碗」，師傅便抓一把粉條放進漏勺，在湯鍋裏攪攪攪，這個過程叫「冒」。把冒好的粉條倒進佐料碗裏，夾進幾塊肥腸節子，上桌。顧客在灶台邊排隊，食客在店內又麻又辣又酸地吃粉。我遺憾成都青石橋的那家肥腸粉店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為奢侈品商場，留下的只有生動的記憶。

順便提一下，在成都吃麵條要以「兩」為單位，例如二兩麵或者三兩麵；吃粉要以「號」為單位，小號、中號或大號。泡薑泡椒，是四川主婦做菜的「萬能鑰匙」。用來做魚，熱鍋冷油下佐料，逼出香辣味，釋出酸性物質去腥增鮮，魚肉細膩，口感心花怒放；用來烹製鳳爪或牛蛙，當佐料翻炒的香氣瀰漫空氣中時，倒入鳳爪或者牛蛙，煮五分鐘後加萵筍，再煮五分鐘起鍋，肉質軟糯，萵筍爽脆，久了不吃會想。



君子玉言  
小杏

進入大寒了，母親是小寒之後兩天走的。又一個節氣來臨，歲月漸漸走遠，對母親的思念在心底藏下長起。前段時間是思念母親，現在想母親時腦海裏常常與父親的笑臉一起浮現，我想，他們在天堂應該過得很好。

母親生於臘月二十二，臘月是屬於母親之月。大寒之前，北京下了新年第一場雪，空氣清冽，氣溫至寒。在外面拍照，手指凍得不像屬於自己身體，只有搓搓它，木木的，但可以動，知道手還在。手機也反應遲緩，不太靈敏了。戴着口罩，哈氣成霧。我們的祖先果然智慧，他們的預言，歷經千餘年而不爽。

這個時節，滴水成冰，寒風徹骨。然而這個四季中最冷、最蕭瑟的節氣，卻蘊含着一個極具反差的奇妙：冰封之下，暖意湧動；節氣之尾，新春之始。越是天寒地凍，人間越是熱氣騰騰。

長街、公園新掛起了紅燈籠，亮起了彩樹，二〇二六年第一場雪如期而至，紛飛的雪花在華燈霓虹下飄飄灑灑。這時的雪是熱烈的歡騰的。頤和園人潮湧動，擠滿了賞雪的人。然而，感覺上並不顯得人多嘈雜——路面湖面，樹上亭上，飛簷碧瓦間，銀裝素裹，蒼茫潔白，天地一片素雅。人們與佛香閣、十七孔橋、畫舫、廊亭……都成了點綴，彷彿中國畫，蒼翠江山，人間煙火，除此之外，雪覆蓋下，皆為留白。此時的雪，很安靜。

雪後，京城景色很「中國」。紅牆蒼松白雪，必然是絕配。園林則是一番水墨丹青。老祖宗們真的很懂審美，園林設計上有自然的舒朗放曠，有匠心的精巧雅緻，使得四季皆有意蘊。從南門入園，是昆明湖南湖。湖

## 寒極暖生

面上，西堤岸邊一抹水杉林帶，綿延向西北，依次有亭台、小橋，遠處是玉泉山，十七孔橋隔開，北岸矗立着佛香閣……水杉林是棕黃色的，亭台是琉璃碧瓦，遠山青黛，峰塔秀立，湖邊蘆葦搖曳……除此之外，雪的湖、雪的山、雪的樹，雪把一切都簡化了。

樹枝上、圍欄上，不知誰做的「雪兔子」「雪小狗」「雪鴨子」「雪心心」，活靈活現，造型可愛，寒冷的空氣裏一下子充滿童趣。十七孔橋下，人們特意鑿開一片湖面，幾隻鴛鴦也不怕冷，優哉游哉排隊戲水，皚皚雪面增加了幾分靈動。小麻雀結伴在湖邊樹上蘆葦間嬉戲，瘦枝上瞬間憩落了七八隻小胖鳥，搖搖欲折，倏地，小麻雀又飛走了。「身心健康的人心懷四季，即使在凜冽寒冬，夏日也常駐他心中。他的心裏有個南方，將所有的鳥蟲都包容進來；幾泓溫泉旁，知更鳥和百靈匯聚一堂。」

凜冬的時節，幸福也變得很簡單，只需溫暖一件事。那些年，冬天回老家，一邊期盼，一邊畏懼。期盼見母親，又怕江南的濕冷。母親在等待我們回去時，開啟了家裏所有的取暖設備，小燉鍋裏煨着熱熱的紅棗蓮子羹。我們穿得像個胖企鵝，守在電暖爐前



不停吃東西。晚上母親早早把電熱毯打開，鼓足勇氣洗漱，之後就鑽進被窩。跟母親睡一張床，被子搭在一起，就不覺得冷。「在冷冽的冬季，溫暖代表着一切美德。」在我感覺，寒冷的冬天，媽媽代表一切溫暖。

大寒時節的家鄉，也飄起了雪花，氣溫最高兩度。路邊的月季花、冬青，紅花依然紅着，綠樹依然青翠。

寒至此極，春始暗生。萬物雖蛰伏於凍土之下，生機卻已悄然萌動——蠟梅凌寒怒放，蒼松沐雪愈青。更重要的，是人們內心感受到新春將至，將寒冬自然而然染上了除舊迎新的暖色。人們一邊抵禦寒冷，一邊準備一場盛大的迎接：除塵布新，是為辭舊；醃製年餠，是為納福；備齊年貨，是為團圓。早早設計歸家的日期，早早預訂出行的線路，早早約好親友聚會。最冷的時節裏，藏着最熱的盼望。這或許就是大寒時節贈予我們最深刻的生活隱喻：

真正驅散嚴寒的，從來不是季節的流轉，而是人心深處，那份對團圓、對春天、對嶄新開始永不熄滅的熱望。春天正從每一扇亮燈的窗戶裏，從每一條歸鄉的路上，從每一顆期盼團圓的心中，提前到來。此時，冬天正在與我們做最後的、也是最用力的告別。溫暖，正在悄悄滋生。

樓下的玉蘭樹，花苞在做着最後的孕育，毛茸茸的苞片，是花苞抵禦冬季寒冷的「羽絨被」。它們自花開過後，便一直要在枝頭孕育、生長大半年時間，經歷一個夏天＋一個秋天＋一個冬天，這樣一個漫長的「待機」時間，待到春分，再次開放。去年三月，我們接母親來京時，春雪紛飛。玉蘭花開時，母親躺在床上抬眼即望。此時，寒雪又至，玉蘭正待，窗內已不見了母親，但回憶裏只要有了母親，便是暖暖的。

◀冬天的北京頤和園。 作者供圖



如是我見  
姚文冬

## 人生的原稿

六年前做過一次手術，出院後趁熱打鐵，寫成一篇《人間疼痛》，投給了市報。

當時急於表達，成稿倉促，心想將來必要認真重寫，使其完美。兩年後，開始在原稿上動筆修改。首先改了標題，原標題過於宏大，不如叫《小微手術》；原稿以童年給青蛙做「手術」入題，修改時覺得不妥，因為青蛙是益蟲，如今文學報刊把關嚴苛，這種細節不好過審；還有些細節，當時不及仔細勾勒，這次得好好雕琢。當然，我更想為這篇文章賦予深刻內涵，而不僅是一台手術的描述。

但修改並不順暢，越改越乏味。譬如刪

掉給青蛙「手術」的細節，趣味大減；為了弘揚「正能量」，我還將主刀醫生形象拔高，迴避了原稿中他做手術的漫不經心，失卻了真實。又因為想通過修改，展現我今非昔比的文學功力，所以總想找到最佳的表達方式，反反覆覆不滿意。如此，沒有了當初那種酣暢淋漓的寫作快感、無所顧忌的輕鬆表述，被市報編輯看中的「文筆生猛，讀着帶勁」特點喪失殆盡。原稿一天便完成了，這次修改卻發起幾落，歷經半年無果，成了雞肋。彷彿是把一鍋原汁原味的海鮮湯，做成了一盆食材乾淨、作料齊全的制式湯，於是我想到了放棄。

中年後回首往事，恰似回首一篇寫作隨

意、總想重寫的文章，想到過去許多話說得直率、有些事辦得魯莽，臉就一陣陣發熱。常想，如果時光能倒流，我定會活得嚴謹、規矩、正確。

直到偶遇舊同事，說起原單位的事，他說我給他印象最深的，是當獎項撞主任。你發火的樣子太帥了，他笑着說。我尷尬地笑笑，說如果讓我重新經歷，絕不會那麼衝動。他很驚訝，你認為那是衝動？可我覺得那是正直、勇敢，我羨慕了你半輩子，覺得自己活得太窩囊了。

「你發火的樣子太帥了？」怎麼看，這都像是一個生活的病句。所以現在的我，一本正經，謹言慎行，別說頂撞上司，就連對

下屬也不說硬話。我覺得這是成熟的表現，實則成了一個無趣的人，就像那篇被改成雞肋的文章。難怪有朋友說，我不如過去「好玩」了。人到中年，越來越感覺活得沒意思，這次好像找到了原因。

好在，在朋友提示下，我借助手機軟件，將那篇發表的樣報拍照，再將照片轉化為文字，原稿又一字不差地回來了。而且在轉化過程中，我又仔細校讀，感覺一股樸素、直率的文風撲面而來，那些我認為粗線條的細節，竟有一種寫意的美，根本無需去精雕細刻。

而我能借助什麼，找回被我修改得面目全非的人生原稿呢？